

名家制義



題黃葵陽稿



昔韓厥戮趙盾之僕周舉劾梁商之黨為國守法私不廢公大節炳
 於史冊鄧定字黃葵陽皆受知於江陵江陵柄政不合而歸有古人
 之義江陵主試錄文最盛既抑葵陽而元定字復盡刊葵陽行卷程
 式天下文字之知勝於富貴二公尚無假借則大節可知也定字為
 吏部擬墨高古可傳至葵陽之程文擬程直與江陵相匹蓋文可師
 師其文人不可師不師其人古人以學問為真傳以道義為報効所
 由與勢利之交異矣

李文子三

一節

黃洪憲

聖人因往行而論思。要於可而已。夫思以理裁也。要於當則再思可矣。何以三為。且夫古今得失之故。皆起于人心之思。顧其得也。以沉幾亦以果斷其失也。以輕發亦以遲疑。魯之先大夫曰。李文子者。相宣成之主。聯齊晉之交。不曰倏豫而過求。則曰周旋而無失。魯人傳其事。以為三思後行也。夫子聞而有感曰。夫。也。為工于謀國者。如之何必三思而行也。蓋心本虛靈。思之即通。而將迎意必之私入焉。而擾理本易簡。思之即得。而利害攻取之念入焉。而消故善行者。不廢思。善思者。不過再。國家有大計。惟斷乃成。吾策之。復于所策者。再。

紬繹之則擬議精而權衡不爽。事可劑而決矣。社稷有命圖。惟敏斯集。吾畫之復于所畫者。再籌度之。則精神一而意見不迷。謀可立而斷矣。吾欲揣合人情。彌縫世故。雖深思不能窮其變。而惟隨事觀理。行吾之所當行者。則再計而可以定謀。吾欲逆料成敗。豫規趨避。雖百慮不能究其歸。而惟因時制宜。行吾之所得行者。則再思而可以決策。彼文子之三思。吾不知其何如。而大約至于再焉可矣。不然有所疑焉而不果。將牽制以失事機。有所遲焉而不斷。將優游以釀後患。欲以慎行寔以窒于行耳。噫。文子如何作也。且然。吾言乎哉。

曰。子聞之。則魯人之稱頌。以為美談。可知然。足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例。自別。須翫其起訖。用筆之妙。全從子聞之得解。非為周旋文子也。

論文先講神理。者理蘊神者神情。此文曲盡神理二字。中六比卑講思。文子只于前後輕帶章法之精。筆段之古。不可言罄。

士不可以

道遠

黃洪憲

論士當知所養以其有士之責也夫所貴于天下士者為其能肩重
致遠也使非養之以弘毅而何以稱其責哉曾子若曰天下無士孰
與匡扶天地維雖植世教哉是以君子重之然士固不易得為士亦不
易也今夫士有士之量而弘者心之容德也養之以弘而其量斯大
士有士之守而毅者心之恒德也養之以毅而其守斯貞惟士不可
以不弘而又不可使有不毅之弘恐徒大者其基易撓也惟士不可
以不毅而又不可使有不弘之毅恐徒亮者其中易測也何也士者
以天地付托之身為天地當重寄而其自任也匪輕以古今重大之

責。為。古。今。弘。遠。謨。而。其。為。道。也。非。近。舉。其。重。則。天。下。莫。能。載。焉。是。故。才。伎。不。容。智。識。不。事。必。有。容。天。下。之。量。者。乃。能。負。荷。之。有。餘。而。極。其。遠。又。終。身。莫。能。竟。焉。是。故。意。氣。易。盡。才。猷。易。竭。必。有。貞。天。下。之。守。者。乃。能。操。持。而。不。失。彼。局。曲。者。難。與。肩。重。而。不。毅。之。弘。又。非。致。遠。之。重。也。弱。植。者。難。與。行。遠。而。不。弘。之。毅。又。非。凝。重。之。遠。也。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斯。二。者。顯。名。厚。寔。也。審。如。是。將。不。為。天。下。士。耶。

二句語勢呼應甚緊上下俱着寔不得先生直以精神斡旋尋之無端測之無尾

宋羽皇

因謂上下俱着寔不得故近文多用空調架過其所謂着寔不得

以有下節也

子曰先進

全

黃洪憲

聖人志先代之禮樂雖違時而必從也。蓋古之禮樂所以制中也是
今非古時則然耳。而聖人豈從之哉。昔周末文勝而古道良矣。夫子
欲維之而不可得也。故言曰禮樂之用萬世無弊。而習俗之異則人
心為之也。撫今思昔而吾之所遠從者蓋有在矣。何則禮樂本無先
也。而古之進于是者則曰先進焉。茲固文質得宜用之極其中者。而
時則以為野人為其近于質也。禮樂本無後也。而今之進于是者則
曰後進焉。茲固文浮于質用之流于靡者。而時則以為君子喜其過
于華也。夫風會日流于下。而况野人之言一出則今之從先進之寡

矣。而吾固不敢以或徇也。人情易趨于文。而况君子之言一出。則今之從後進者多矣。而吾蓋不能以苟同也。故穀名文物之盛。雖目擊夫近代之風。而淳龐渾厚之遺。不敢失乎作者之意。如用禮以治躬。有先進之禮在焉。吾從而履之。履其所自始者也。而非先王之禮。弗敢用矣。如用樂以治心。有先進之樂在焉。吾從而樂之。樂其所自生者也。而非先王之樂。弗敢用矣。蓋救禮樂之弊者。嘗求之于野。而況先進之制。本非野也。故寧冒野人之議。而有所不恤也。雖生今之世者。不敢反乎古。而茲先進之制。固周制也。是雖無君子之稱。而有所必從也。此固吾之竊有志焉者。而人其謂我何哉。

揆華茹英。馭金戛玉。過繳二比。尤見良工苦心。王逸李

聖言兩折。而意含于中。兩公都模此處。着神是補法。虛法串法。朱大復

筆力如山。筆光如火。先一着。進一步。是其爭奇處。向以兩進于。是句及禮樂分比。欲置之。然高古精簡。直踞諸墨之上。玩其神骨。當是江陵嫡嗣。

君子和而不同

黃洪憲

論君子之與人同於道而已矣夫和者天下大同之道也惟其道而不惟其情此君子之和所以不為同也與且夫天下無不同之道而有不同之情道相濟然後和情相比則為同和雖未嘗不同而非即以同為和也幾微之際心術判焉吾觀君子之與人誼非不親也而所孚者道于情不貴苟而合交非不篤也而所協者義于物不容詭而隨同寅協恭非以樹黨也天下國家之事本非一人之意見所得附和而強同者惟平其心以待之而已矣和出于平而又何比焉合志同方非以植私也天下萬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而

強○和○者○惟○公○其○心○以○應○之○而○已○矣○和○生○于○公○而○又○何○徇○焉○內○不○見○已○
故○于○人○無○所○乖○而○不○必○在○人○者○有○以○同○乎○已○外○不○見○人○故○于○已○無○所○
戾○而○不○必○在○我○者○有○以○同○于○人○非○其○道○也○獨○見○獨○行○舉○世○非○之○而○不○
顧○雖○或○不○諧○于○衆○實○則○相○濟○以○為○和○耳○此○君○子○之○所○以○不○同○也○其○心○
與○迹○易○知○也○如○其○道○也○公○是○公○非○與○衆○共○之○而○不○違○即○使○自○混○于○俗○
不○過○順○應○以○為○和○耳○此○君○子○之○所○以○和○而○不○同○也○其○心○與○迹○難○知○也○
蓋○和○則○未○始○不○同○而○非○有○心○于○求○同○不○同○若○不○可○語○和○而○實○所○以○成○
其○為○和○世○固○未○有○一○于○同○而○終○能○成○其○和○者○也○此○君○子○之○交○所○以○無○
外○和○而○中○離○始○同○而○終○異○也○有○以○哉○

文章不轉不深不跌不醒如此等題畧轉畧跌便涉下文看此文
自小誦至結句：在正面上發議而仍有無數轉折跌宕其故何
也學者不從真實道理上鑽研奚從窺見先輩之妙乎

及階子曰

席也

黃洪憲

聖人見瞽者隨所及而詔焉。夫士相見有禮而瞽者不能也。聖人隨在以詔之而亦何所容心哉。昔夫子以老安少懷為志而視斯世之聾瞶尤在所軫念者故未見也。嘗思保養而安全之既見也不惜耳。提而面命之觀其待師冕者可知矣。方師冕之來見也既得門而入則登堂入室寧無歷階而上者乎。既歷階而上則周旋酬酢寧無敷席而坐者乎。吾聞主就東階則師從西階而上禮也。彼明者方且為降等為拾級與夫子相揖讓而師也。不知惟詔之曰階而接武布武庶可無失足也已。吾聞主入西席則師當踐席而坐禮也。彼明者方

且俯而辭作而徹與夫子相盤辟而師也不能惟詔之曰席而東嚮西嚮庶可無失次也已夫夫子溫良恭儉之德形于接遇若無心亦若有心故階則讓登席則讓坐曾不以樂官之賤而少弛其敬謹之容在師冕景行慕聖之念切于祇承以神遇不以目遇故階云則階席云則席亦不以矇瞽之微而有虧其交接之禮當是時章甫縫掖之徒在擯相者方于子乎觀禮乃知其以禮處已又以禮處人自升階以至即席彬々乎率事有儀也蓋瞽者善聽而聖人資之以視于此見一體萬物之仁當其時閭々侃々之徒侍函丈者方于師乎觀敬乃知其以敬而始能以敬而終無踰階亦無踏席雍々乎成禮而去也蓋天奪其明而聖人助之以聰于此見輔相天地之義吾因是而思夫子正樂不知其何時即此一日之周旋夫亦和氣和心之感也樂師去國不聞其有冕第觀夫子之禮遇意亦師摯師襄之儔也門人記此其亦有所為矣

摹寫極細包蘊極大矜嚴古雅可誦可法

君子有三

一節

黃洪憲

觀君子之所畏而見事心之密焉。夫人心以有所畏而存也。君子畏天命以及大人聖言其事心之功密矣哉。孔子若曰：自古聖賢德業多從抑畏之心始之。蓋有畏則存，無畏則弛。此敬肆之分，聖狂之辨。而竊窺其心矣。彼君子者，雖內省不疚而常操憂勤惕勵之心，若有所畏焉，以攝持于內，雖主一無適而常存宥密緝熙之念。若有三畏焉，以往來于懷。三者維何？一曰畏天命，蓋天之明命本顯然而可由實赫然而可畏者。君子日奉之以周旋而一念有違，慎天心之陟降也。一事有錯，慎上帝之鑒臨也。蓋不畏在天之天而惟畏此心之天。

雖曰順帝則而戒慎恐懼有凜然不敢即安者矣。一曰畏大人。夫大人者在下為龍德之中正在上為虎變之文明。此其道當師而分當事者敢不畏乎？畏非以貌事之而實以心承之。重有德尊有位。兢焉惟恐悖大人之典型而罔有不肅也。一曰畏聖人之言。夫聖言者小而視聽言動之箴大而理亂興亡之鑒。此其循之吉而悖之凶者。敢不畏乎？畏非以口誦之而實以心維之。佩嘉言思炯鑒業焉。惟恐違聖人之名教而罔有不欽也。蓋君子知天之真則所見無非天者。而人有具瞻。聖有謨訓。皆視為帝則之昭。畏天之至則觸事無不畏者。而如臨如保如見。羨墻隨在皆顧諟之實。君子所以希聖希天

而卓乎不可及者。隆此道也。

天命大人聖言。儘有鋪排。雖其講畏字精細。看實是聖賢相傳真諦。癸酉南闈三句題。竟無佳作。余擬墨一首。自謂高出時流。及與先生文相較。自覺浮氣居多。文章本領。差不得一分成色。可畏可畏。

見善如不

全

黃洪憲

聖人兩評士品而難於經世者焉夫守節之士矜好惡經世之士審
行藏兩者有難易焉宜其有見有未見與孔子若曰天生聖賢以維
世道非使其獨行已也然人品不同學述亦異有志在一身者矣有
志在天下者矣志在一身者分別甚嚴操行必果一見善也企之如
不及一見不善也惡之如探湯蓋有可有不可而視流俗若將浼焉
者斯人也其志潔而高其守貞而亮挽頽風而勵士習容有賴焉而
吾固見其人矣亦嘗聞其語矣何也砥行飭躬之士學焉而得其性
之所近者猶易及之而今豈無是乎志在天下者藏器於身相時而

動。隱。則。求。其。志。而。以。萬。物。一。體。為。懷。行。則。達。其。道。而。以。匹。夫。不。獲。為。耻。蓋。達。善。達。不。善。而。視。天。下。皆。吾。分。內。者。斯。人。也。以。用。舍。為。行。藏。以。明。新。為。德。業。經。世。道。而。濟。蒼。生。恒。有。賴。焉。而。吾。聞。其。語。矣。實。未。見。其。人。也。何。也。內。聖。外。王。之。事。必。有。其。志。而。又。有。其。遇。者。能。之。而。今。果。安。在。哉。要。之。秉。道。嫉。邪。者。君。子。獨。行。之。貞。可。以。潔。身。或。難。以。致。用。窮。養。達。施。者。大。人。經。世。之。學。可。以。立。本。亦。可。以。匡。時。潔。身。非。難。用。世。為。難。士。何。能。必。天。下。之。遇。哉。亦。在。有。其。志。而。已。矣。

多少光芒氣焰識見議論鍊得淵懿靜深一至於此王文玉
上截說得兩種人身分出下截發明所以有見有不見之故亦整

齊亦變化亦峻潔亦昌明

生財有大

節

黃洪憲

王者足國之道自其所以裕民者得之也夫務本而節用皆所以為民也以此生財而財不可勝用矣其道不亦大乎且夫財之為用上關國計而下係民生是故不可聚也而亦不可不理也惟夫慎德之君子有土有財固不待生而自裕而足民足國亦必有道而後生天地之美利為天地開之而已矣國家之大計為國家制之而已矣其道蓋至大也而果安在哉蓋天下之財所以生而為之者常在下所以食而用之者常在上下不勤而上無節財不可使足也是必驅遊民以歸農而使地無遺利生之者既衆矣且詔祿有常而食其所生

者。又若是其寡焉。恤農時以簡役。而使人無遺力。為之者既疾矣。且
匪頒有式。而用其所為者。又若是其舒焉。夫以衆生者。而不以衆食
也。則所生者。足以待其食。而常賦之輸。自取足而不竭。以疾為者。而
不以疾用也。則所為者。足以供其用。而征稅之入。自常足而有餘。道
經于下。而財之源達焉。天地之利無窮。而吾之生之者。亦無窮矣。雖
不必外本以求之。而利本以開。不有取之而裕如者乎。道經于上。而
財之用需焉。國家之賦有限。而吾之省之者。則無限矣。雖不必內末
以求之。而末流以節。不有常取而可繼者乎。斯則順民情。欲惡之端。
而上下咸賴。體王道公平之制。而樂利無私。此天下之計也。萬世之

計也。而其道莫有大焉者矣。繫矩君子。可不知所務哉。

見賢而不

一節

黃洪憲

即好惡之未盡其道者而各有其弊焉夫好賢不可不篤而惡不可不嚴也。好之惡之而未能盡其道其弊寧有極乎。且夫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而已矣。然用賢貴專而不專。則罔以成功。去惡貴嚴而不嚴。則無以除患。君人者。夫亦是慎乎。何則。國有賢人。社稷之福也。亦人情之所同。以為好者也。仁人見之。未有不舉。亦未有舉而不先者。有人于此。德既昭矣。名既著矣。吾亦且見之矣。顧不能以其公好之心。而盡其能好之道。于是有見而弗舉。淪于在野而不獲仕者矣。有舉而不先。伏于下僚而不獲顯者矣。夫君子有康濟之略。而非大

受則不能展其才知而不舉猶不知也舉而不先猶不舉也况夫執
狐疑之心者啟諛言之漸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彼賢人者亦
無以行其志矣是之謂簡略以待天下之士而非任賢勿貳之心也
其為慢也孰甚焉至若國有儉人社稷之蠹也亦人情之同以為惡
者也仁人見之未有不退亦未有退而不遠者有人于此好既彰矣
罪既露矣吾亦聞且見之矣顧不能以其公惡之心而盡其能惡之
道于是有見而弗退溺于此昵而與之共事者矣有退而弗遠率于
姑思而處之中國者矣夫小人有便佞之才而非放流則不能絕其
迹知惡不退將復進之退惡不遠將復近之况夫法網網之寬非所以

閑邪克類之寬非所以保善彼小人者益得以肆其惡矣是之謂優
柔以養天下之奸而非去邪勿疑之道也其為過也孰甚焉夫善
而不能去則子孫黎民不蒙其澤惡而不能去則子孫黎民將受
其殃此無他以其心之未仁也然則能得好惡之正者微仁人吾誰
與歸

上與仁者相反下與拂性者相反好惡未盡其道心之未仁等語
極斟酌陳百史

斷制適當其罪無失入處議論深中其弊無過分處註中仁字上
對仁人道字上對絜矩逐段炤應絲毫不苟

君子之中

一節

黃洪憲

論中庸者本諸心而道術辨焉夫中庸原于心也君子隨時小人用
罔此道術所由辨與且夫中庸之道：為本時為用政有真心者可
與達節無實德者難與通方吾謂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正以其迹
相似而心相反也何則所謂君子之中庸者以其心則君子也是故
敬足以直內義足以方外其圓神變易又足以隨時而處中與時委
蛇而非以流俗自徇違時獨立而非以意氣相高蓋有經事知宜變
事知權雖或建千古之所未有蒙天下之所不韙而以時措之若日
用常行者此君子之中庸也惟其有君子之心也所謂小人之反中

庸者以其心則小人也。是故智足以文好，才足以飾偽，其怪迂頗僻，亦足以反是而獨行。與時浮沉托之乎圓融，詭時自異托之乎權變。蓋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辨。雖至于拂天地之常經，壞古今之學術，而任情為之，曾無所忌憚者。此小人之中庸也。惟其有小人之心，也是故心苟君子，達時之宜而益成其至德；心苟小人，假時之便而益濟其私圖。心迹之判，人品由分，可不辨哉。

刻畫精深，一語落紙如山作鎮。稟經為式，故體格俱妙。周介生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二句中有體有用，有常有變，有大有小，有久有暫，義類甚多。他人說得一件，遺却數件，不知先生之文

何以能精刻周到如此，而簡約明淨又如此也。

君子之道

天地

黃洪憲

中庸結言道之近而遠見其費也夫道體物而不遺也求端於夫婦而究及於天地之遠是可以觀費矣且世之求道者多索諸隱而道豈隱乎哉君子戒慎於隱微而勤思乎參兩正以道之全體本如是也吾由鳶魚之詩而觀之則知君子之道三才一致之道也真精妙合朕兆莫窺自有萬物而後有男女則一元之理始竅於人心而隱者以見網緼化醇機緘莫測自有男女而後有夫婦則太極之精始呈於人事而微者以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惟肇端於夫婦乃始知健者為陽順者為陰是無始以來人物之生機也及其至而天之高

地之下。其間不害不悖者。皆是道之流行矣。根陰根陽之謂道。而惟求端於夫婦。乃始知陽統乎陰。承乎陽。是無極以來。宇宙之化。樞也。及其至。而天之施地之受。其間並育並行者。皆是道之顯著矣。鳶飛魚躍。盈兩間所觸目。而皆是者。愚得之為愚。不肖得之為不肖。惟愚不肖所不可離。而益見其察。男女居室。舉百姓所日用而不離者。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雖天地亦不能盡。而孰窺其端。信乎道非隱也。乃費而隱者也。君子觀其所造端。而知吾庸言庸行之近。真可達天載。而造聖神。觀其所極至。而知吾不覩不聞之中。自可謂兩儀而育萬物。被索隱者。亦何為哉。

舜其大孝

全章

黃洪憲

虞舜之大孝。惟德格天也。蓋惟天福德。而大德在舜。其獲福豈偶然哉。此足以觀大孝矣。且明王以孝治天下。寧獨斂福以榮親哉。蓋實有動天之德焉。惟德或不能完。諸已則福亦未可必。諸天其為孝亦小矣。吾觀于舜也。其大孝也。與夫孝未有極于聖人者。舜則升聞協帝。聖德萃矣。因之元后之陟尊。無配焉。玉食之供。富莫京焉。而宗枋之配。奕葉之傳。光且裕焉。此舜所得之隆。而皆大孝致之也。故大德不與祿位期。而祿位必隨德而應。不與名壽期。而名壽必象德而徵。舜以此而得之于已。得之以天也。一栽培之理也。天以此而厚之于

舜厚之以德也。一生物之常也。如詩咏嘉樂之君子，令德顯而宜于民人矣。天祿受而保佑申重矣。而况舜之德又大德乎？故有天下而不與者，舜之心也。而天則不能忘其德。公天下而不私者，天之心也。而舜則不能違其命。則夫天命之受，非大德孰能必此者乎？以一德受天命，即以諸福事親，惟聖人能君而亦惟聖人能子。故曰舜其大孝也與。

章意只就孝說，大孝必得天所謂推庸行之極，以見道之費也大德即是大孝，非所以為孝者。後人推重德字，反看小了大孝。失中庸引証之旨矣。斯文足破其惑于天人上下之理，直洞達無疑。

○ ○ 邠人曰仁

歸市

黃洪憲

邠民念君之仁而相率以從，遷也。甚矣民之歸仁也。仁如太王，邠民安忍一日離哉。嘗謂有國家者，民為貴，社稷次之。故失民得國，猶失國也。失國得民，猶勿失也。昔者獯鬻南侵，亶父去國，夫豈故國也。遷勞事也。民安能輕去其鄉，而太王安能籲懷其眾哉。不知其厚澤之遺已漸涵于在國之日，而耆老之屬尤感動于去國之時。是以邠民念其仁，懷其去，相率而言曰：施德以厚下，使我安居而樂業者，非君乎？多方以事狄，使我免于鋒鏑者，非君乎？吾君誠仁人也。仁人行矣。來朝走馬，君既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失吾民，險阻間關，吾亦奚忍矣。

室家之故而失吾君。仁人在上，則故土可依，新都可樂。矧此行也。父
母孔邇，其有以安輯我矣。仁人一失，則閭井雖存，撫字非昔。况異日
者士女，此離其誰能保。惠我邪，故寧負羈縲，扞牧圉，從君子險阻。毋
或戀故土而重去其鄉，寧披荆棘，闢草萊，以從君子新遷。毋或懷故
居而輕失其主，由是而岐山如市矣。由是從岐山之民如歸市矣。蓋
皇：求利惟恐或失者，市人之行也。皇：趨仁惟恐或失者，太王之
民也。此豈有政令徵發期會哉。要之惟太王之仁也。故所居民樂所
去，民思惟郊民之歸仁也。故君存與存，君去與去。今君自料寬仁慈
愛，孰與太王。滕民之愛戴歸往，孰與太王之民。願君熟計而審處也。

前段施德以厚下二比補註仁人二字後新都可樂閭井雖存代
題設想字不虛設艾子子

情真、理真、景真、併殺音笑貌色，都真故言立于此而千載情事
渾如眼見何其工于體貼也。起結重將仁字着意解人故自知
之

民事不可

恒心

黃洪憲

大賢論民事之當重。徵諸詩而推其所係之重焉。夫民事至重。觀諸詩而可見矣。而況民性復係於斯焉。為國者其可緩哉。孟子告滕文意謂論治惟貴於識體。而為政莫先于務農。君欲為國亦惟加意于民焉耳。今夫人君位處九重。則畝畝之憂易釋。而不知下之所以立命會。即上之所以立國者也。則凡治地分田以足民之常業者。不可以為末務而忽之矣。尊居南面。則小民之依易忘。而不知民之所以為天。即國之所以為本者也。則凡法古準今以導民之常生者。不容以為細故而玩之矣。常觀邠風之詩。其言亟于乘屋者。蓋為農而亟于

工也。其言始播百穀者，蓋因工而念乎農也。觀風而民之自重其事，可知矣。觀民而君之當重其事，又可知矣。是事也，即民之所以為產者也。而所係豈其微哉？是故民有恒心，民之道也。而不能以自興也，必其世業分于治地之餘，而俯仰有資，斯可以堅其從善之志。常產授于分田之後，而室家無累，斯可以啟其向化之機。鄉有恒產，而後一鄉之民有恒心焉。其所以立民命者，即所以淑民心也。而菁莪樂育之化，將繼邠風而作矣。此其事之係于王風者，何如而可，或緩哉。國有恒業，而後一國之民有恒心焉。其所以厚民生者，即所以復民性也。而棫樸作人之風，當繼七月而興矣。此其事之關於王化者，何有。如而可，或後哉。要之自民為之，則為民事，而重其事，斯成其產矣。自君制之，則為恒產，而有其產，斯有其事矣。為國而知此，其于治也，何有。

句字多炤全章，意有餘于題外。楊維斗

先輩作長題，不用提掇炤應。然或失之太直，萬曆中季以提掇炤應為工，失之太曲。近日失之太亂，調停古今，庶幾隆慶如周若金、黃懋忠、鄉墨，不遠于古，未入于時，可以為法。錢吉士

構體舒辭，不愧典則風雅四字。文之有提掇炤應，因題面未全。若無此法，則起訖不明，非先輩樂為此也。近之講先輩者，每遇一

題必要串挿吊挽則立言之時瞻前顧後尚且不給奚假發議論乎是則過于講法之病先生此文可以正之

堯獨憂之

食也

黃洪憲

聖君憂民之溺而得人以共濟焉夫洪水未乎堯之憂也非數聖人者起而治之民何繇而得食哉且夫天地之氣聖人開之而要之一聖人之力亦有不能獨運而成功者是故洪荒之患天之所以開帝堯也當其時鳥獸則逼人矣黎參民則阻饑矣惟堯也不諉諸上天適然之數而獨任之為警予之憂不視為斯民一時之變而獨軫之為由已之溺蓋治人者其責重而勞心者其憂深也然堯憂之而不能獨治之為天下擇一相而已矣是故舉舜而敷治焉舉其用人之人而不為寡也舜治之而亦不能兼治之為天下擇有司之長而已矣

是故使益而使禹焉。舉其分治之人而不為詳也。由是益也。掌火。先以驅鳥獸。逼人之災。而后禹也。治水。施隨山刊木之力。九河濟漯。導之入海。而西北之水有所歸矣。汝漢淮泗。導之入江。而東南之水有所歸矣。然後地平天成。而人得安居之利。九州庶土。皆沃壤也。而艱食者始可耕乎。食矣。府修事治。而民有乃粒之基。高山大川。皆利藪也。而鮮食者始可藝而食矣。向非堯憂于上。舜禹益分憂于下。中國之民。何時而得食耶。夫洪水之患。得數聖而後去。粒食之利。更數聖而後興。是聖人之治天下。且不能獨運以成功如此。而况可耕且為哉。

當與江真齋使禹治之程並傳。比法虛寔反正。無一不備。陳百史敘法似江程。又妙數筋節。語使通章。脉絡俱動。蓋彼炤不得已。此炤勞心也。用筆之高。彼以堅古。此以淡古。

聖人：倫

已矣

黃洪憲

聖人盡人道而修道者以仁焉。夫惟聖盡倫惟其仁之至也。法聖者舍仁何以哉。而孔子固言其機矣。孟子若曰惟至物為能盡物。惟至人為能盡人。規矩固方圓之至矣。彼聖人者其德方以知其用。圓以神故能因分盡倫。而天理人情斯為至也。隨時從道而千聖百王不能易也。此謂人倫之至也。明此為君堯其至矣。而後之欲盡君道者惟此取法焉。明此為臣舜其至矣。而後之欲盡臣道者惟此取法焉。然法舜者非徒法其事君之迹。必法其所以事君者。乃為至也。不然名為事而敬不由衷。為慢而已矣。法堯者非徒法其治民之迹。必法

其所以治民者乃為至也。不然名為治而政匪純心為賊而已矣。故自唐虞而後明君察相知其所以而希舜希堯是一道也。庸主具臣昧其所以而為暴為慢又一道也。其幾皆始於心耳。孔子不云乎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人心也。堯之所以治民者此心而人皆可以法堯者亦此心也。仁則堯不仁則賊矣。舜之所以事堯者此心而人皆可以法舜者亦此心也。仁則舜不仁則慢矣。道若相懸而幾不容間可不謹哉。是故制器者期規矩而不知人心固自有離輪畫倫者期聖人而不知人心固自有堯舜我欲仁斯仁至而倫亦至矣。雖然至仁無恩至聖無法自古稱大聖人未有不值人倫之變者如堯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周孔之兄弟夫婦皆隨時變易以從道非先有法也。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是權者又仁之術也。

一篇精神全在所以二字上摹寫其所以處即是仁此獨得之見
原評

骨力堅、腴理密、全妙用數虛字虛句、題之神情活露、真乃點晴欲
飛、

惟大人為能

一句

黃洪憲

純臣之於君。惟能正其心而已矣。夫君心萬化之原也。惟正君心。而其本端矣。非大人其孰能之。且夫國有諍臣。國之福也。而用人行政。有不足問。且適者何哉。亦以救之於已著者。難為功。而止之於未形者。易為力耳。蓋人不自進而所以端用舍之原者。君心也。政不自行而所以為張弛之本者。君心也。使人。而適之事。而問之。豈曰不忠乎。而要之所以正其本者。不在是耳。惟大人者。盛德裕於日新。而意氣精神。既已潛孚乎君志。文明顯於利見。而譽望風采。自能聳動乎君心。密勿論思之際。百僚庶尹。所弗及見。其微者。而彼能啟心沃

心潛消其未萌之欲。蓋有諍臣拂士。顯諫於昭。而不足。吾惟默喻於冥。而有餘也。幾微意念之間。左右宮闈所易以投其間者。而彼能防微杜漸。畜止其未發之私。蓋有志士謀臣。抗疏於累言而弗足。吾將轉移于一念而有餘也。幸而朝無倖位。國無失政。歟。不特將順以成君美也。儆戒於人之所易忽。而所以憂治世危明主者。惟日正其心而已矣。不幸而朝有憮人。國有疵政。歟。亦不驟諫以趨君過也。弼直於人之所弗知。而所以詔王徽匡王失者。惟先格其心而已矣。此大人之所以為大人也。是故有國者不患夫國是之失。而患夫君心之非。致君者不難乎格君之功。而難乎大人之德。有若人也。則君

心正而社稷賴之矣。人何足適。而政何足間哉。

所言皆伊傳周召作用。漢唐而後。獨伊川經筵劄子。有此氣象耳。義蘊深微。局度弘偉。望之可敬。

孔子嘗為

二節

黃洪憲

兩舉聖人之守官而知仕不可苟矣。夫聖人不卑小官，唯其職稱而已。出位則罪，曠官則耻。為仕者其可苟哉！且夫王人詔祿以養廉，君子敬事而後食，故仕者為道，非為祿也。即不得已而貧仕者，雖為祿亦為道也。彼孔子者，匡時之志，嘗憂道不憂貧，素位之行，乃能大而能小，嘗為委吏矣。曰：委人司會，計而當是為委人也。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牧人掌牧牛羊而壯，是為牧人也。已矣，蓋一命猶可濟物，而微殺秩豈容曠官？聖人之意若曰：居卑者惟奉職守官，可幸無罪，猶居高者必立朝行道，可用無耻也。使其位在下僚而言妄于乎朝政，雖

有許謨遠猷。終為出位。而君子以為罪矣。抑或職居朝列。而道不行於當時。則雖身寵居尊。終為尸位。而君子以為耻矣。蓋道浮於位者。吾惜其小用而不罪。其侵官是故卑。貧可居以避罪也。位浮於道者。吾耻其素餐而不羨。其榮寵是故尊。富可辭以遠耻也。為貧而仕者。可以準矣。

要知此文高處在渾融題面。回顧上文。非徒以緊嚴勝也。湯霍林

首節是位卑言高之証。末句是通章本旨在此。題却又是另出一意。對仗內見斟酌。側注內見精神。錘鍊工密。補天妙手。

有安社稷

三節

黃洪憲

大賢第人臣之品不同。而其業之所見亦異焉。夫事業係乎人品也。而國士以忠名。天民以任見。孰有如大人德業之盛者哉。且夫天生人才。為社稷也。為世道也。為天下之民物也。然人品不同。而事業異於其間矣。何則。孰不為臣。而有所謂安社稷臣者焉。受君之托。非徒容悅以固寵祿也。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而必以社稷靈長為已。悅未安而思以安之也。既安而思以保之也。蓋為國重於為身。故有寧不悅乎君。而不敢負乎社稷者矣。斯則謂之忠乎。而要之志於立功者。或不必於道之可行也。進而求之。有所謂天民者焉。盡天之理。非徒

隨世以就曰名也。大道之行相時後動而必以堯舜君民為已功。度其身之可用也。又度其世之能行也。蓋愛道甚於愛國。故有以身殉道而不以道殉身者矣。斯則謂之任乎而要之必於可行者。是猶出於有意也。推而極之。又有所謂大人者焉。斯人也。非徒謀在一國也。非徒志在天下也。德本諸身。既得乎正已之盡。而化彰於物。自妙夫默運之神。諷議不形。而一人自正於朝也。穀色不大。而萬民自正於下也。斯則忠在社稷而不尸其功。道濟蒼生而又泯其迹。此為大人而已矣。非人品之最高者乎。夫觀天民而後知安社稷者之為隘。則志於忠者當知所以進於大矣。觀大人而後知天民者之有意。則志

於大者當知所以進於化矣。君子知此而可以論人矣乎。

詮發精卓高元一等轉遞淺露遜元一籌定宇終以度勝葵陽終以骨勝

題孫月峰稿



孫氏世居姚江祖孫父子並列顯官與閩之林粵之倫門第相敵亨
大迂岡文雖傳而未盛月峰先生稿既倍之所評經史古文皆行於
世父陞凡銚家學淵源居官奉職政績炳著斯又可謂盛矣月峰為
忠烈公孫忠烈與王文成同邑壬子浙闈大水盈溢神號空中而二
公並登忠烈殉宸濠之難文成滅之一死一生同忠異報方其面罵
逆臣致命遂志敢望其澤流子孫聲施後世哉科第世傳閭閻爭羨
其先受喪亂之慘而其後享太平之福天之報施如是人臣縱不念
國家獨不為子孫計乎

子張問十世

全章

孫

鑛

聖人之知來驗之往迹而已。蓋往者來之鑒也。因往推來百世可知矣。十世云乎哉。且天下理而已矣。綜天地之始終。貫百王之沿革。皆不能外焉。聖人獨立千百載之上。而千百載之下。舉坐照焉者。用斯道也。子張以十世可知問乎。而不知三代之迹。蓋燦然矣。不以往迹藉之。其道無繇也。夫子告之曰。子以十世果難知乎。吾則以王天下者必有禮。以立一代之紀綱。亦必有制度。以成一代之體統。而殷之繼夏也。嘗取其禮而因之矣。取其制度而損益之矣。周之繼殷也。又取其禮而因之矣。取其制度而損益之矣。夫聖人豈不能創制立法。

建無前之大猷而綱常懿典不隨世而轉移則其為萬世不易之準可知也亦豈不欲沿舊襲故享守成之令譽而度數儀文必隨時而變易則其為一代更新之制可知也其或繼周而起者明聖不必盡三王行事不必類三王而要之修禮教以崇國紀今猶昔也因時勢以定規模今猶昔也其因乎損乎益乎百世之遠歷：可睹矣十世之有哉蓋禹湯文武之聖既以聚百代之精華而夏后殷周之迹亦以槩萬年之變態故以此推之百不一失耳不然而憑藉筭數術吾亦安能知之

縱橫出沒莫可拘執時製中古裁原評

泉湧風發老氣橫行見前輩作時文必從古出未有端摹時文者先生文之最合時者也何乃有此蒼古之筆乎

夫子為衛

全章

孫鑛

二賢不能釋衛事之疑必借往事而折之于聖也蓋衛君爭國名之不正者也以夷齊反觀其失自見矣非聖人孰能辨之哉且衛之事何如哉蒯賁犯其母而讐其子輒又禰其祖而黜其父其名之不正至易明也然當是時衛人之意以為舍其父而立其子天下之大公也祖為重而父為輕天下之大義也蓋國人之論在衛君矣再有不安于心理以為非夫子不能斷衛事非子貢不能知聖心故問焉而子貢亦不知也故曰諾吾將問之然居衛而問衛可謂禮乎此子貢所以問夷齊也意以社稷為重其棄國而讓者或未是也孰知孤竹可

以無君而伯夷不可以無父。叔齊不可以無兄。二子者尊父命重天
倫。此賢者之事也。胡可議焉。賢二子而不肖者相去遠矣。然有國而
無國能無怨乎。此子貢所以疑夷齊也。意以賢人猶怨則常人而爭
者或可原也。孰知當理無私者為仁。而讓國所以求仁。去國所以得
仁。二子者安天理順人心。此仁者之心也。夫何怨焉。仁二子而不仁
者相去遠矣。若是而衛君之罪尚可逃乎。蓋衛之立輒衛之自衛有
君也。而不知衛之有君。輒之所以無父也。天下無父之國焉。有輒
而可謂之賢也。輒之自立。輒之自謂禰祖也。而不知靈公之于蒯聵
猶蒯聵之于輒也。天下無父之子焉。有輒而可謂之仁也。蓋衛人

尊輒而不知輒之不可以君衛人。衛人拒蒯聵而不知輒之不可以
拒蒯聵。是輒不能引夷齊之義以自為而衛人不能引夷齊之義以
為衛君也。使輒不立則衛何患乎無君。而天下有父子之倫矣。故子
貢出曰。夫子不為也。豈獨以爭之與讓相去遠而已哉。吾于是而知
子貢之善問也。不然以衛君之爭國而尚有待于疑。以夷齊之讓國
而尚有待于問。則智者不為矣。嗟夫。以武王周公之聖人而夷齊非
之。若仇則夷齊之論誠未易定。蓋得夫子而稱賢。得孟子而稱聖。前
此無有知者矣。夷齊如此。又奚怪二子之疑衛事。二子發之。夫子明
之。子路又從而死之。信乎天下之大義不能遽定。而當事者不可無

審嗟夫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衛有君、輒無父、千古的論、而疏：宥、不以雄古為奇、聖手也。韓求仲

不用深文、不使偏鋒、不用旁例、隨題鋪叙、隨題斷案、平之言、自然嚴確、名作如林、此為第一、馬君常

此等題、無事張牙露爪、理正氣和、大義自見、如齊桓葵丘之會、朝服拜昨、而諸侯肅然、彼黃池爭長、夾谷劫盟、譎正之分、何啻千里

蓋有不知

節

孫鑛

聖人之無忘、作以學而知之也。夫學而知之者、次也。博聞見而會於心、其於作也、豈有妄哉。子言之、人心之靈、有真知、而後有作。聞見非真知也。然以裨於知、則多矣。豈可少乎。是故知之而作者、常也。然而不盡然也。蓋有未嘗知之、而即見之於作者、斯固諱其不知、而勉強作之也。忘其不知、而率爾作之也。我固無是也。夫我非生而知之也。何以能無此也。聞不多則隘、然慮其泛也。是故有擇從之道焉。於善精矣。見不多則狹、然懼其忘也。是故有兼識之功焉。於理備矣。夫不內反於真覺、而見聞是博。若難語夫神明之通、然不遺知于事物。

而融徹有幾實有得於求知之要。多學而不繼以厭一貫可俟也。耳而日之者無時已融。耳目者亦無時已去。生知有間矣。其次學知夫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乎。好古而求之以敏。默識可幾也。聞且見之者日益多。超聞見者亦日益多。視天知少讓矣。其次致知又豈至與離形去知者倫乎。是則我之所以無妄作者也。夫以孔子之聖而不貴能作。寧不作。不必生知。寧求知。不如丘之好學。信矣。夫生民來未

有夫子也。嗟乎。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果知矣。即可作乎。曰未然也。夫迷^述不如作。然作不必盡聖。一事一藝。皆有作。以當於正術。卑矣。自穎悟之說興。而苟作之道起。處士橫時。臣雄自謂無前。由聞見不能

多也。夫惟有真知而後有大作。

句：理筆：神老辣精悍絕不類月峰集中文。豈其晚年所作耶。

禹吾無間

節

孫鑛

聖人深美前聖以其行之無可議也。蓋行有不宜者，皆可得而議也。前聖或豐或儉，而皆宜焉，可得而議之哉。夫子知禹之心，故即事以稱之也。若曰：論常人則易，而論聖人則難。古之帝王，作者非一人矣。雖未嘗無可述，而未必無可議也。乃君禹者，其真當王道之隆，履盛德之至，而吾無間然者矣。何也？禹之告成厥功也，九州同矣。庶土正矣。他人處之，必以為事從其豐，無傷其為制度之謹也。其受終文祖也，百神享矣。百姓安矣。他人處之，必以為事從其儉，無害其為仁孝之昭也。而禹不然也。飲食則躬其菲也，而鬼神乃致孝焉。凡其則壤

成賦者不以為口體之奉而惟以為染盛之供矣。衣服則躬其惡也。而黻冕乃致美焉。凡其桑土既蠶者不以為文身之資而惟以為事神之具矣。官室則躬其卑也。而溝洫之間又盡力焉。凡其勞心而焦思者不以為爰居之計而惟以為田功之暨矣。神為重而身為輕。念其身為山川鬼神之主而固敢以自縱。民為急而身為緩。懼其身為匹夫匹婦之勝而不敢以言尊。當儉而儉是樽節之度所以昭也。未嘗槩施其儉也。當豐而豐是仁孝之心所以盡也。未嘗槩用其豐也。上昭二帝之傳而克勤克儉者。溢于史臣之誦。下開百王之統而有典也。則者述于後嗣之歌。千載而下猶可以想見其心焉。豈得而問

然乎哉。吁。大禹雖聖得夫子而名益彰矣。

有議論有局度有聲采於貴典確應制之極則也。

君子易事

器之

孫鑛

君子之于人惟待之以公恕而已矣。蓋公故不徇人之私恕，故不責人之偏也。事則易而說則難，斯其所以為君子與。昔夫子之意若曰：下之于上也。事之者其分也。而求以說之者其心也。今世之曲意以徇物者，豈不易事乎？然而說之又未必難也。矯情以絕物者，豈不難說乎？然而事之又未必易也。乃若君子則既易事矣，又難說焉。一相與之際，而寬嚴之道具存，可共者後必不可得者情也。一交接之間，而難易之用各別，可效者職而不可投者欲也。何也？君子之所守者道也，所取者才也。如其以道而說之，固未嘗不說矣。苟或說而非道。

則雖飾其言以求容。而其不以言說者。自若也。雖善其色以求媚。而其不以色說者。自若也。巧言難察也。令也。難辨也。君子乃曰。是非道也。是所當遠者也。斯不以說之者難乎。然此特自說之者言之耳。及其使人也。則不然。惟其人之一無可用。斯棄之耳。苟其人有用。則占一善者。率以錄。而初不病之。以不能也。名一藝者。無不庸。而初不强之以不堪也。一善易修也。一事易能也。君子乃曰。是皆器也。皆所可使者也。斯不亦事之者易乎。是蓋以公心待天下。而不徇于易溺之私。以恕心量天下。而不蹈夫過求之弊。將以為君子之難近乎。而易事者在。固不得以難視之也。將以為君子之易親乎。而難說者在。又不得以易視之也。易事故人之有能者。無所棄。難說故人之懷私者。無所容。君子之心。至是可見矣。彼小人者。惡足以語此。

只註中公恕二字。已盡題情。至于首句自易事到難說。下二句自難說繳歸易事。首尾廻環。一句倒不得。此文如題還題。前截不倒。提難說後截不順。講易事而大臣主德套話不粘一字。固由惡習未開。亦由認題真確。此真會元文字也。願與天下共讀之。子艾千冲夷恬淡絕無一毫火氣。蘓穎濱文字也。要其筋脉用事處。又似

昌黎。文至月峰。乃古今升降之闕。講局講度于此始備。

瞻彼淇澳

一節

孫鑛

大學即詩之詠德者而發明德之極焉夫明德以至善為極也盡其功有其驗而民之慕者胥此矣詩人其知學乎昔傳者之意如此且大學之道明德盡之矣反諸身而一善未全非明德也徵諸人而一民未應亦非明德也淇澳之詩不云乎其稱有斐君子也有曰切磋琢磨者焉有曰瑟僖赫宣者焉而又有所謂終不可諠者焉頌武公之睿聖也而以大人之學言之非即明德之止至善乎蓋德始於知而行則其踐之者也詩人以進德之功難窮故即物以喻其精焉其曰切磋語窮理也學之不精不已也其曰琢磨語克己也履之不純

不已也。擇之精，守之一，而求止有全功矣。德蘊於中，而容則其微之者也。詩人以至德之光，莫掩故，屢言以表其盛焉。瑟僖之云，寅畏存也。是亦臨亦保之心也。赫宣之云，光輝著也。是可畏可象之度也。誠於中，形於外，而得止有實驗矣。此明德也。新民之本，所以立也。詩人知之，故又贊之以不可誼焉。思勉不事，知行一至善也。而民之仰其德者，無所係而不可解矣。敬色不大，容止一至善也。而民之慕其德者，無所要而不能釋矣。不有以終明德之效而立新民之本，即于道學自脩格致誠正之功也。恂慄威儀，脩身之實也。民不能忘國家天下之應也。合此數者而後明德之事全。大學之道備也。論詩者可以

知學矣。

到民不能忘，方是明德止於至善。非末句說新民也。今人亦知此節說明德，却不會安頓末句。作家提掇鈎畫，備極分明。行文輕重合節，虛實相生。學者要作萬選文字，當以月峰為法。庶幾高下共賞耳。

三代之得

一節

孫鑛

大賢舉前代興亡之故欲人君之所警也知甚矣仁之所係者大也仁與不仁而興亡判焉觀諸三代可見矣宜孟子表而出之以示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蓋謂天下之興不自興也而必有所由興其亡也不自亡也而必有所由亡我稽三代而有感焉彼方三代之始禹湯文武其興也勃焉迨其後也桀紂幽厲其亡也忽焉此其故何哉亦曰係于仁不仁而已矣國祚本于天命天之道非予于前而顧奪于後也仁則予而不仁則奪者也國本係于民心民之情非歸于前而顧背于後也仁則歸而不仁則去者也夏之得也以禹之仁而其失也

則桀焉。桀惟不仁，故湯放之。微是則夏之天下雖至今存可也。商之得也，以湯之仁，而其失也，則紂焉。紂惟不仁，故武王伐之。微是則商之天下雖至今存可也。周之得也，以文武之仁，而其失也，則幽厲焉。幽厲惟不仁，故西周既東而遂以不振。微是則周之天下雖至今盛焉，可也。方其天下之得，天下非其所素有也。天子之位，非其所素居也。然惟其仁，故天下戴之。遂相率而歸之，而禹湯文武欲終守臣子之分而不能阻其來。及其天下之失，天下乃其所素有也。天子之位，乃其所素居也。然惟其不仁，故天下叛之。遂相率而去之，而桀紂幽厲雖欲一日安于臣民之上而不能挽其衆。吾是以知天下大物也。

仁則得國，恒于斯而後世苟如三代之前之仁，未有不如其三代之得天下也。不仁則失國，恒于斯而後世苟如三代之後之不仁，未有不如其三代之失天下也。奈之何卒多安于不仁焉。是何禹湯文武之寡而桀紂幽厲之多耶。

清空宕折，不着議論，不傳色澤，神韻風致，引人無窮。

用下敬上

一節

孫鑛

大賢明上下之交而斷其同歸於義焉。蓋上下之交義也。或以貴而敬。或以賢而敬。其義則均耳。可不各自盡乎。孟子答萬章之論交者如此。蓋曰有名分。則有君臣。有道德。則有友誼。友之不可無也。尚矣。吾謂其不可挾者何哉。蓋上下之道。交相敬者也。其以下敬上。非為諂也。貴在上也。寅畏之度。一自其冠履之分率之也。夫是之謂貴。焉耳矣。其以上敬下。非為屈也。賢在下也。景仰之誠。一自其道德之隆感之也。夫是之謂尊賢焉耳矣。自今觀之。孰不曰事君者。人臣之常分。天下莫能違也。好賢者。人君之盛節。累世未一見也。若不可比。

而○同○矣○殊○不○知○人○臣○之○顯○盛○名○者○莫○不○有○聖○智○之○君○為○之○主○焉○其○仰
賴○于○君○者○固○重○也○人○君○之○樹○嘉○猷○者○莫○不○有○賢○明○之○臣○為○之○友○焉○其
下○求○于○臣○者○亦○厚○也○奉○君○命○而○不○二○臣○之○恭○也○而○君○之○好○德○亦○必○于
有○德○之○士○求○之○師○臣○者○帝○與○帝○臣○之○尊○君○也○一○而○已○矣○守○君○職○而○不
惰○臣○之○節○也○而○君○之○樂○道○亦○必○于○有○道○之○士○求○之○賓○臣○者○王○與○王○臣
之○尊○君○也○一○而○已○矣○故○語○其○當○然○之○理○則○爵○雖○尊○不○可○以○驕○士○德○雖
尊○不○可○以○驕○君○其○輕○重○均○也○非○以○君○尊○臣○卑○而○謂○其○殊○也○論○其○自○然
之○勢○則○士○非○君○無○以○顯○其○德○后○非○賢○罔○與○成○厥○功○其○緩○急○均○也○非○以
上○使○下○事○而○疑○其○異○也○信○乎○貴○尊○賢○同○歸○于○義○而○已○即○天○子○之○下

交○亦○不○可○以○貴○自○挾○而○况○其○下○者○乎○

不軒輕上下不挑剔義字是最高處王房仲

上下還他並對而曰固曰亦只從虛字旋轉此等便是作輕重題

法張伺初

局法氣度逼真鄧黃學士家尊月峯先生當服膺斯作錢吉士

極有筋骨而綿密渾融早者欽其氣度高者賞其神理○世人推
崇月峯多以首墨然軟孰太過矣如此作則劉柔相濟文質得中
可以為法



